

独行

时光里独行

刘鸿伏 著

刘鸿伏散文精选

山东画报出版社

刘鸿伏之文章是时，境智大，气绝内，为我欣赏而推崇。
这样一文字并不是谁想写就写，也不是合时写的字，它来
自刘鸿伏之内在的学。若[]，但刘鸿伏是伏秀的。
他之文章如一语[]，[]。这样的豪情文
字或许容易获得，但难能的是文字之后即涌动的博大与仁慈！他
真正是自然和哲理，有与宇宙对话的境界，所以再写别样一
字，如山，如水，一草和一树，均沉着而清心。

贾平凹

时光里独行

刘鸿伏 著

刘鸿伏散文精选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里独行/刘鸿伏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7

(百姓文丛)

ISBN 978-7-5474-0604-5

I. ①时...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3231号

时光里独行

责任编辑 董明庆

总 监 制 许炳云

总 策 划 谭纯武

责任校对 吴贝

策划机构 湖南长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整体设计 多米诺设计·咨询 吴颖辉 刘玲 黄凯妮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82098476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开

印 张 14.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4-0604-5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录

父亲	001
板桥上的乡愁	007
寒鸟	011
鹤	013
在流云中安睡	016
平原上的鸟巢	020
凝望田园	023
湘西的河	027
人间序数	029
春天的平原在梦里飞	035
读书的心情	038
石骨	041
凝固	044
境界	046
笕记	048

一枕落花香	051
风中的红蜻蜓	052
微醉的秋声	054
流云在天际	056
归宿	060
鸟的心情	062
青空里的鸟声	064
温柔无价	066
空村	068
南方的院落	073
独行者说	077
吃花	080
树	083
与字有关	086
怀念一条狗	092
印痕	096
微笑	098
牵牛·檐雨	100
故乡的船	102
鹰羽扇	104
独立空山	106
秋天的清赏	110

天地如巢	112
岁月里的村庄	117
最后的乌鸦	120
曹操的狡黠	125
凄迷柳三变	128
诗以外的李白	132
李广难封	138
宋人的酒趣	142
悲欣交集	145
不可深入的大地奥区	148
石头上睁开的眼睛	156
岸碑	159
梦里河山	161
夜的南岳	165
沅水	168
我想起漂泊	171
迟到百年	173
夕阳里的野滩	178
山中夜雨	181
收藏者	183
岁月的碎屑	186
砚中滋味	189

怪画怪话	191
卧雪	198
残荷芦雁	201
垄上野驴	203
雨意可画	206
宋画如小令	208
雅奏	210
沧海听琴	212
红尘中的筝曲	215
浊世箫声	217
“解忧竹”与二胡	220
跋	223



父亲

这许多年来，试着写了些东西，远在乡下的老父亲为此很是自豪。父亲只能写写简单的家书，并不懂得文章，但他向来很迷信那些能写会算的文化人，他把他们与旧时的举人、秀才一并称之为“文曲星”。因此，父亲常常在喝醉了酒的时候，喜欢拿了我的文章夸耀于那些乡邻朋友，希望从那些做阳春的农夫、打鱼虾的渔人或瓦匠木匠们羡慕又敬畏的眼神里获得一种安慰。哦，我那乡下的老父亲，我那瓜棚柳巷总爱说说树精狐仙的老父亲。其实，我那些拙劣的文字，在面对土地一样宽厚纯朴的你的一生时，它们又算得了什么呢？你因它们而感到欣慰，我却如此深刻地感到一种悲哀。写了那么些自己也觉寡味的东西，为什么偏偏就没有想到也应该写一写你呢？你是这样崇拜土地与文化，我也一样的崇拜文字和父亲。其实，我并没有一时一刻忘记。这十多年来，在许多落寞失意的时刻，在客地清凉的笛声中，父亲一生中许多的片段和故事，总是那样苦涩而温馨地演绎在我的心灵深处，让我独自一遍遍地体验人生的凝重、生命的悲苦欢愉以及至善至美的人间亲情。那些时候总是想着回归父亲的怀抱，重温往日的田园梦境。但不能。

一双赤脚在山地的大雪里跋涉，那是父亲；一把斧头舞出清寒的月色在猫头

鹰的啼叫里荷薪而归，那是父亲；一支青篙逼开一条莽阔大江，那是父亲；一犁风雨阵阵野谣披蓑戴笠的，那是父亲。父亲哦，即使我手中的笔使得如你那根肉红的扁担一样得心应手，面对故乡苍凉的山影里你渐渐凋谢的白发，我又能写些什么呢？

父亲说过，人是土物，离不开泥土的。而我却离开了土地，那是十年前。当时一个算命的瞎子预言我将来一定会客死他乡。父亲便憾然，说：“鸿儿，有朝一日你也象父亲这般老时，就回乡下住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老了，就会想念故乡呢。”我黯然。那时我16岁。

记得是一个炎热的夏日中午，那是我和父亲最后一次顶牛犟嘴，也是最后一次参予务农并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的时刻。

当那位赶十几里山路送录取通知书的李老师站在绿森森的包谷林里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时，我正扛着沉重的禾桶牛一样喘气着踉跄前行，父亲黑红着脸在背后气咻咻地数落我对于农事的愚笨。并大发感慨：“将来弄得不文不武，只怕连讨米都没人给啰。”我便由委屈而痛苦而愤怒，开始和父亲顶牛。也在这时，李老师却笑呵呵地将薄薄的一张纸递过来，那是大学录取通知书。扔了木桶，接了通知书，泪便不知不觉地涌了出来。一时无语，只望了远处黛绿的山色和清凉的河水发痴。鸛鸛在深山里叫着，半是凄惶半是欣喜。发怒的父亲依然黑着脸，没有一句表示高兴或者祝福的话，只说：“崽，你命好。”转过身扛了禾桶匆匆远去，独我在无言的田野，感受一种无法言喻的别样的滋味。

山里的暮色升起来，村庄里传来亲切的犬吠声，还有晚风里斜飘漫逸的山歌子，还有河水和捣土筑屋的声音。我忽然感到这种声音的另一种韵致，它们不再有从前的沉重忧郁。那个夜晚，我的闻讯而来的众多乡亲，将祝福、羡慕、夸奖的话语连同爆响的鞭炮一古脑儿倾在我洋溢吉祥和喜气的老屋。那一夜，父亲喝得大醉，看我的时候，一脸的愧色。

人生的偶然就是命运，而命运绝不仅仅只是偶然，崇拜泥土或崇拜书本，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但泥土与书本所涵括的内容却往往若我与父亲命运的内容，迥然不同又有许多相同，这也是偶然么。

那一夜，我失眠了。

从未出过远门、在泥土里劳作了一生的老父亲，终于决定送我去千里之外的高等学府。平时父亲很严厉，很劳累，脾气很大，我几乎很少感受过别人有过的那种父子深情。我受了很大的感动，我终于体味到父亲心中那份深藏的爱意。父亲要送我，并不因为我是个那个山乡解放后几十年来第一名大学生，仅仅因为我是他的儿子，仅仅因为16岁的我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父亲离土地很近而离繁杂的都市很远，他只想再做一次保护神，为着那份殷殷的父爱，为着那份饱经沧桑的心情。当时父亲什么也没有说，我却感觉到了。

临行的那天，母亲、弟妹、乡邻以及我的那些好伙伴都来送行。父亲头上裹着青头巾，腰间围着黑包袱，一身只有走亲戚才穿的灰布衣，肩上挑着我的一只古旧的木箱和一卷铺盖走在前面。母亲伤心地哭了，我也哭了，我的弟妹和那些好伙伴都哭了。最后一次嗅着故乡的泥土、牛粪和稻草混和的气息，走下清凉的雾气弥漫的河岸，我和父亲坐了一只小小的乌篷船，开始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旅程。别了，我的曾经患难与共的亲人和伙伴；别了，我的贫瘠却慷慨的黑土地以及土地上那些金黄的麦穗和草垛，我只是你永远的莽苍里最孤独也最野性的那一株，我只是你浑厚博大的血管里最炽热也最痛苦的那一滴。别了，那些忠厚的牛群，那些河岸上的风车和美丽苍凉的木屋；别了，我的多梦多歌谣的童年和少年岁月呵。泪眼朦胧中，我向故乡挥一挥手，在越来越响的滩声中离去。

黄昏的时候，我和父亲终于到达县城，买好去长沙的车票，便在就近车站的一个旅店住了下来。县城其实很小，那时却觉得很大很大，我的心里充满离别的伤感也同时生出一种对外面世界的恐惧。父亲让我去外面买点零食，他守着行

李。我知道家里很穷，便只在地摊上买了几个凉薯抱回去，何况那时一点食欲也没有。回旅店的时候，我发现父亲两眼红红的，正和一位中年服务员说着什么，服务员真诚地安慰着父亲。我想父亲一定是哭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从来没有流过泪的，我的心陡然沉重起来。后来父亲告诉我，服务员看他一个人默默流泪，便关切地询问，父亲告诉她儿子考取大学的事，并说，儿子还小，又是乡里人，穷，怕将来受人欺侮。想起这些，便不由得落泪。

第二天乘长途汽车往长沙，在车上整整颠簸了一天，窗外的山峰由大到小，由小到一望无垠，渐渐接近比县城大很多倍的都市。

好不容易找到火车站，在一位好心人的引领下在售票处买了去武汉的车票，是当晚九点的。我和父亲疲惫不堪地坐在候车室的长条椅上，不敢挪动半步，唯恐走失。默默地等待，望着来来去去的红男绿女，望着窗外拔地倚云的建筑物，有如梦幻一般，不知是羡慕还是自卑？说不出，心里酸涩而茫然。

终于到了上车的时候，我和父亲随了奔跑的人群，抱着行李惶惑地向前冲去，夜色昏朦中，灯火里，第一次看到了那钢铁的庞然大物，心中充满惊惧和压抑感。车上人太多，挤得厉害，又值酷暑，在各种令人窒息的气味围困中我和父亲被挤站在车厢的尾部，将身体缩了又缩，依然被人群挤过来挤过去。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深深地怀念那宽广的绿野和清新的晨风，那只能在故乡才有。

站了整整一夜，次日早晨八点车到武汉，一个比长沙还要大得多的古老美丽江城。在那浩荡东去的长江之滨，在白云黄鹤的故乡，在生长着满山桂树的校园，从此开始我的四载寒窗苦读，也开始了一种与父亲以及乡下伙伴们完全不同的奋斗之路。

十年前父亲担着行李，和我一起踏入那座辉煌而庄严的学府，作为庄稼人，布衣草履的父亲在看到从校门口走出的一群群风采翩翩、气宇轩昂的大学生时，悄悄地对我说：“崽，我不图你有什么大出息，将来混得如他们一般人模人样

儿，我就满足了。”父亲陡然有了一种巨大的自卑感，在充满富贵豪华气派的人和城市面前，在他连做梦也想象不出的这偌大的学府面前，父亲作为一个山里人几十年造就的倔强和自信心，彻底崩溃了。他已预知作为山里人的儿子的将来当会充满坎坷和忧患，在这样的世界，混成人模人样已是侥幸，他的希望也仅止于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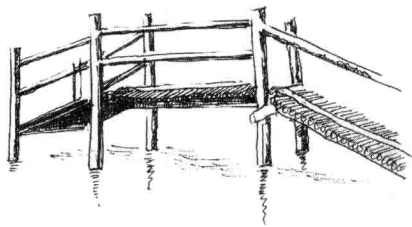
父亲在我的大学住了一日，中文系的一位朱老师对我和父亲怀着一种好奇和惊讶，也怀着一种怜悯和感动，她细心地安排了我们的住宿，并带了我和我父亲用了一天时间走遍了琉璃碧瓦、绿树披拂的美丽校园。父亲试图用他的方言与朱老师交谈点什么，但朱老师不懂，父亲便怏怏。

父亲要走了，我去送他，父亲反反复复地叮嘱着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话语，我说我都背得出了，父亲便努力笑一笑，用他粗糙的大手抚了抚我的头，沉默了。到校门口，父亲不让再送了，临上公共汽车的时候，父亲忽然站住，用颤抖的手解开外衣纽扣，从贴肉的衬衣里撕开密密缝住的小口袋，那里藏着五十元钱，父亲抽出三十元，说，“崽，家里穷，这点钱你拿着，莫饿坏了肚子。”我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在这天地间有什么比这种深情更珍贵呢？我会活得很幸福也很体面的，我的父亲！我不肯要，父亲眼红红的，却一副要发脾气的样子，我爱父亲，也怕父亲，只好从那布满老茧的大手里接过二张薄薄的纸币，那是二十元，却仿佛接过一座山，沉甸甸的。父亲不再勉强，把剩下的三十元重新放回原处，低了头，慢慢转过身去。在那一刻，我分明看见父亲的两鬓已钻出丝丝白发，而他曾经扛过竹木、扛过岩石也挑过生活重荷的挺直的背，此时已显得佝偻了。望着青头巾、黑包袱、灰布衣的父亲的身影，我的心一阵颤栗。

父亲登上公共汽车，只把那背影留给我。就在车子启动的那一刹那，父亲猛地转过身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啊，父亲，他在流泪！我分明看见两道晶亮的泪泉从父亲古铜色的脸上流过！不流泪的父亲流泪了，不是因为悲哀。

十年后，那背影依然如此清晰地呈现在我的心中。十年前，我还没有读过朱自清的《背影》，后来读了，我感到一种震撼，但并不如何感动。朱先生虽然把父亲的背影写得沉重、深情，但他的父亲毕竟不如我父亲苦难，活得比我那与泥土、风雨结缘的父亲轻松快乐。我的父亲，我永远象山一样坚强挺立的父亲的背影，是我生命的路碑。

为父亲，为自己，也为那片养育过我的故土，我把所有翻开的日历都当作奋进的风帆。



板桥上的乡愁

郑板桥这名字很有意味。正如徐青藤、倪云林一样，让人遐想。郑板桥一生爱竹，他不取一个与竹有关的字或号，却独独钟情于“板桥”，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他的意识深处，“板桥”即是乡野或田园，板桥的田园情结与田园理想，包含了许多人生的意蕴和诗与哲学的意蕴。板桥做过官，官是小官，小官难做，何况板桥又是陶渊明一类人，见了官家的欺诈，也见了百姓的忧苦，在板桥的意识里就生出一种对现实的逆反与逃避。心中向往的是那种渔樵互答、衰柳斜阳的田园的宁静悠远，那里才是他栖憩灵魂的所在。板桥在他许多书信里就反复表达过对于田园生活的设想与神往。

“板桥”两个字，不知为什么总让人起一种乡愁。

板桥上的乡愁。

郑板桥的田园情结是一种泛乡愁。而板桥上的乡愁却仿佛从很远的乡野或者一些怀乡的古书里悄然流来，有如月影箫声，让心轻轻颤栗。

即使乡愁的诗写得再好，分明不如一座板桥那么震撼心灵。旅途驻足时，蓦然望见板桥就那么静穆真切地横在逝波上，横在两岸纷纷飘落的野花或款款飞扬的雪花中。让人感动流泪，想起远处某片熟悉的田园。

板桥永远与流水连在一起。

板桥永远和匆匆来去的人生的影像连在一起；和一些断断续续的记忆连在一起；和一些鸟声、月色连在一起。它那么沉静地横在流水上和无边界的岁月之中，恍如一个梦的影像，充满忧伤的诗意。一个恒久的人生的场景，一种阔大深远的文化遗存。

如乡愁的象征物，流水上的板桥在炊烟中若隐若现，在古旧的书页里横斜又横斜。

于是想起故乡的某处也有这么一座老旧的木板桥。在田垌和村舍之间它存在了许多年月。夏夜有人坐在上面乘凉，听桥下的水声，看头顶上的月亮；春天来了，油菜花遍地金黄，那板桥上停满蜜蜂和红色的蜻蜓，年轻的女人走过去，身上必粘满了菜花和蜜蜂，板桥和女人就让心酥酥麻麻地感动。恨不得自己就是女人脚下的板桥、女人身上的蜜蜂了。冬天里的板桥最美，雪花覆盖在桥面上，上面印着黑犬梅花形的脚痕或雀鸟的爪印，雀鸟爪印如“个”字，斜斜地写出野趣。

但板桥却是送别的所在，正如古诗里的长亭和短亭。

板桥是一种很特别的从乡野生长出来的文化，是属于古典和田园的美好事物。想起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句子，体味到一种凄迷的离情与远游的萧索艰辛，苍凉的心绪仿佛深秋的风掠过胸臆。月和铺霜的板桥是两件伤情之物，旧时的读书人总是把它们认作乡愁的根源，发出最深切的人生感喟。今人为红尘所累，板桥或月光已失去了原有的意蕴，大抵无动于衷，就是我写这个题目，未免显得迂阔和陈腐。失去了血脉里一份古典的文化情结，今人才显出心中的空落和人生的了无趣味。说读书，说诗酒，说月色里的板桥，仿佛都是离红尘很远的东西，离红尘很远的东西却往往让我们真切地感动，让心中充满温情。

身居闹市，板桥离我们很遥远。遥远的便总让人怀念。板桥是一种意念，它

离人生很远却离梦境很近。那是来自古老田园的诱惑和召唤，把都市和乡野连结起来，把古典和现代连结起来，把人生的失意和得意连结起来，甚至生老病死、爱怨悲欢。那是遥远的关于生命的梦痕，那是你偶尔的一声喟叹，流水上的板桥，雪里的板桥，横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在独饮时，在惆怅落寞时，在读一本前人的笔记时，你会忽然想起它，在很远的地方它充满悠远而又迷人的情意。

马致远的小令几乎凡读过书的都会背诵：“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许多人都说写得好，说好在以景抒情。尤其“小桥流水人家”六字，几乎便成为写江南田园景观的绝唱。根据我的经验，这首小令其实写尽了一种阔大苍茫的无望的乡愁。身在旅途，天色向晚，正欲驻足，蓦然见眼前板桥横溪上，桥边是陌生的不知姓名的某个人家。心中陡然生出不知身在何处的痛切伤感，想起故乡正隔万水千山，难免茫然惶惑，惆怅莫名。对了斜阳下孑然身影，伫立桥上，真要“双袖龙钟泪阑干”了。

马致远的小令是绝响，是关于板桥上的乡愁的绝响。

乡愁是中国文化最深厚也最动人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根。倘若没有乡愁，就构建不出中国的人文，至少是一种残缺的人文。而板桥，作为文化人（尤其是旧式乡村才子）乡愁最典型的象征物，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这种象征意味的本身。它是乡愁，同样是一种久远的具有不衰魅力的文化。许多时候甚至是一种生命的召唤。文化的背景总是充满诱惑力的田园，城市或众生的背景也是田园。多少年来，我们置身喧嚣的都市，忙碌于生计烦忧于得失，城市仿佛美丽陷阱也仿佛一座冲不出去的心的围城，把我们的肉体 and 灵魂与田园文化分隔开来，我们的情感和血脉里流淌的已是与文化相去甚远的东西。我们一直失去了那种“泛乡愁”的意识，失去了根的意识，失去了对于文化的热衷。遗忘了那种滋补身心的宁静悠远，遗忘了不该遗忘的一切。我们遗忘了郑板桥，郑板桥是从名利场冲出去的智者，而我们只记住了他的“难得糊涂”。我们进入不了郑板桥

的境界，却很轻易地背叛了我们自己创造并曾钟情的文化。这是不是也算一种悲哀？

马致远、温庭筠、郑板桥，已在这个星球上消失了许多年，但他们却把板桥上的乡愁留在了我们的书本和血脉里；田园已遥不可及，板桥又在哪里呢？钢筋混凝土的罅隙间产生的另一种乡愁，正如一阵微风，在城市的上空悄然掠过。

怀念是一种情感，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智慧；板桥是一种氛围，更是一种逝去。